

快餐文学城



野狼谷

张新荃 著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野狼谷 / 张新荃著. — 乌鲁木齐: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2009.10

(快餐文学坊丛书)

ISBN 978-7-5469-0240-1

I. ①野… II. ①张… III. ①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4726 号

丛 书 名	快餐文学坊
主 编	于文胜
本册书名	野狼谷
作 者	张新荃
责任编辑	郑红梅
书籍设计	党 红
版式制作	卜建晓
出 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西虹西路 36 号
邮 编	830000 电话:0991-4690475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铁成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4.5
字 数	83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9-0240-1
定 价	22.50 元

目 录

野 狼 谷

第一章	3
第二章	6
第三章	10
第四章	15
第五章	22
第六章	30
第七章	38
第八章	46
第九章	50
第十章	58
第十一章	62
第十二章	66
第十三章	70
第十四章	74
第十五章	79

风过留痕

第一章	85
第二章	87
第三章	88
第四章	91
第五章	98
第六章	104
第七章	110
第八章	112
第九章	116
第十章	121
第十一章	123
第十二章	128
第十三章	132
第十四章	134
第十五章	138

野狼谷

(中篇小说)

野狼谷(中篇小说)

第一章

那年冬天，野狼谷冷得邪乎。村里的人都围着热炕不出门，可年轻的二柱和他漂亮的媳妇秀女却穿着白羊皮大衣，戴着白羊皮帽子，趴在冰天雪地的野狼谷雪窝里，眼睛直直地盯着前面一眨也不眨，满腔怒火地等待着狼的出现。

远处的天山山脉叠嶂起伏，在阳光的照耀下，宛如一条大蟒蛇蜿蜒游动。秀女看着远处的层层山岭盖满了皑皑白雪，明亮的阳光照射下，闪射着粼粼银光。秀女就觉得像海里的波浪一样一层层漫卷过来，汹涌澎湃，波浪滔天。秀女看着看着，觉得自己泡在海里，随时就会被淹死一样。有几次她都想爬起来跑掉，但看看二柱趴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她也不敢轻举妄动了，只好静静地望着前面那片雪地上，等待着，耐心地等待着……

二柱告诉她，远处的天山脚下有狼洞。

二柱的话秀女是相信的。因为二柱从那里掏过狼崽子。山村里闹了狼灾，村里成立了打狼队。二柱二十郎当岁，满身的

热血豪气没处使,不听秀女的劝阻参加了村里的打狼队。狼没打上,倒掏了狼窝,抱了一个狼崽子回家。秀女看到狼崽子不愿意,吵闹着让二柱送回去。二柱是一脖子犟筋,说啥也不送回去,说娃没玩艺儿,刚好狼崽子是个玩艺儿。秀女看那狼崽可能刚满月,毛茸茸的还真是好玩,怪讨人喜欢的。秀女的儿子刚三岁,是个什么也不怕的娃,骑在狼崽身上快乐地笑着叫着,压得狼崽子嗷嗷地哀叫。秀女看不过去,要放了狼崽。二柱满脸的愤怒,训斥秀女心太善,忘了狼吃羊的罪过。二柱说:“我就要娃把狼崽玩死,这样才解气。”

秀女不和二柱吵了,但秀女说了句话:“母狼会来报复咱们的。”

二柱说:“我等着。”

二柱没等上母狼来救自己的狼崽子,他家却遭了大灾难。

那天晚上后半夜,狼的叫声包围了他家。狼咬门扒门的声音响了一夜,吓得秀女抱着她的儿子在床上一动也不敢动,浑身发抖说不出话来。二柱倒是条汉子,端着猎枪对着屋门,两眼冒火,牙齿咬得格格响。

天刚蒙蒙亮的时候,狼的声音没有了。

二柱端着猎枪出了门,没有看到狼,却看到他家的几只绵羊全倒血泊里,满地的羊血染红了羊圈。二柱失去了理智,狂怒地喊叫着跑出了院门寻找狼拼命。

秀女听到二柱发疯的叫喊声时,双腿抖动得站不住。她心里明白,狼下了死口了。秀女扶着墙出了门,一眼就看到了满地的死羊。秀女当时就昏死在地上。

秀女醒过来的时候,二柱也回来了。

二柱转了一圈没有找到狼,回到院子里就看到了躺在地上的秀女。二柱抱起秀女的时候看了一眼屋门,就这一看让二柱

暴跳如雷。二柱看到了屋门口的地上有一只儿子的虎头鞋，上面有血。

二柱扔下怀里的秀女就跑进了屋里。秀女站起来的时候，二柱疯子一般地从屋里跑出来，大叫着：“娃没了！”

二柱嘴里喊着，手里拿着猎枪疯了一般地就冲出了院子。

秀女本来疲软的身体突然有了力量，拾起地上的虎头鞋就追出了院门。

秀女和二柱明白了，母狼肯定是在二柱出门的时候，秀女昏倒在地的时候袭击了他们家。

二柱和秀女追了一路，他们没有找到儿子，也没有追上报仇的母狼，只拣到了另一只虎头鞋和儿子的衣服碎片，还有雪地上的点点血滴，如梅花一样红得鲜艳。

秀女当时就不会哭了，眼泪被燃烧的怒火烧干了。

狂怒的二柱举着猎枪，朝着旷野放了一枪，吼叫着：“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二柱的喊声震荡着辽阔的雪原，传出了很远很远。

第二章

雪原上拴着一只黑绵羊。

这是二柱诱捕狼设下的诱饵。

黑绵羊是借村里人的，说好打完狼就还给人家。

二柱说，白白的雪地上黑羊能让狼看得清。

黑绵羊大概知道自己的危险，在茫茫雪地上惊恐地哀叫，忐忑不安地来回转圈走动。

二柱和秀女埋伏在雪地的一丛枯草里已经很长的时间，狼还是没有出现。

秀女急了。秀女说：“贼尻还不来。”

二柱不耐烦地看了秀女一眼，“急啥咧。”

秀女看二柱想发火，就悄悄地不说话了。

远处的黑绵羊感到了危险在朝自己走来，叫声更凄惨了，惊恐地在雪地转了一圈又一圈。雪地被羊蹄踩得杂乱无章，露出枯黄的草根。

狼来了。

二柱看到了远远的雪梁上有一只狼在观望。

狼听到了雪原上传来绵羊阵阵的哀叫声。狼很兴奋，箭一般疾跑过来。二柱看到远远跑来的狼很亢奋，很激动，慢慢地把猎枪从枯草里伸了出来，闭着一只眼瞄准越来越近的狼。

黑绵羊看到了凶恶的狼，感到了死亡在逼近，浑身抖动站在那里望着二柱和秀女趴在雪窝里的方向，求救的叫声一声更比一声急迫。

黑绵羊的叫声诱惑远处的狼狂跑起来。

秀女看到了狼狰狞的脸，心里扑通扑通乱跳起来。秀女紧张地看着越来越近的狼问二柱：“是不是它？”

二柱咬着嘴唇望着前面，握紧了猎枪说：“是狼就打！”

秀女看清楚了跑来的狼。狼是一只老公狼，全身灰白色，额头上有一撮黑毛，格外扎眼。二柱有了些激动，看着公狼呲牙咧嘴扑向黑绵羊的时候，就扣动扳机开了枪。一团火光烟雾中，秀女看到公狼一跳，随即摔倒在地上。二柱一跃而起，朝公狼跑去。秀女提着木棍在后面跟着。突然公狼敏捷地爬起来，丢下黑绵羊拐着腿拼命地朝雪梁跑去。公狼跑得很艰难，身子一歪一歪的，仿佛随时就要倒下。

秀女看着逃跑的公狼，兴奋地大叫起来：“打中贼松了。”

秀女不知道狼是很狡猾的，尤其是老公狼。

狼拐着腿跑是个陷阱，是引诱二柱和秀女上当。果然二柱和秀女就受公狼的骗了，导致了后来的悲剧发生。

二柱跑到公狼摔倒的地方仔细察看，雪地上只有公狼倒地的印痕，却没有一滴血迹。二柱看到公狼在不紧不慢拐着腿往远处跑着，好像很痛苦。好胜心强的二柱提着猎枪就紧紧地追了上去，秀女拿着木棒跟着二柱后面。二柱跑着跑着，不慎脚下一滑摔倒在地上。举着木棒的秀女报仇心切，顾及不上摔倒的二柱，奔跑着冲到了前面。

拐着腿的公狼跑到了雪崖上。秀女追到雪崖上的时候，累得大口喘着粗气。秀女看到公狼蹲在雪崖上，张着大嘴吐着热气，虎视眈眈地看着秀女。秀女忘了害怕，满脑子都是报仇，为

她的儿子报仇。仇恨就像烈火在她心中熊熊燃烧。

秀女大喊着，凶狠地举着木棒朝公狼打去。狡猾的公狼敏捷地闪身一跳，躲过了秀女的木棒。秀女由于用力过猛，奔出去几步，不但没有打到公狼，反而脚下一滑坠落雪崖。

二柱跑到雪崖的时候，看到秀女已经坠落雪崖，顺着山坡在滚动着，荡起了一线雪雾。二柱忘了身边公狼的存在，望着雪崖下面拼命喊叫：“娃他娘，秀女……”

二柱转过身的时候，公狼双爪刨着雪，嘴里呜呜叫着，扑了上来。二柱慌忙往土枪里装弹丸。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凶恶的公狼飞扑上来，把二柱扑倒在雪崖上。二柱手里的猎枪随着二柱的身体落地而扔出很远。二柱很顽强，他急忙站起来。可是公狼也很凶残，又一次把二柱扑倒了。

二柱满脸流血坚强地爬起来。他肩膀的衣服被公狼咬得稀烂，露着流血的伤口。公狼看到二柱又一次站起来，发动了攻击，第三次把二柱扑倒在雪地上。二柱这次没有再爬起来，而是抱着扑过来的狼在雪地上翻滚，用手去掐公狼的脖子。恼羞成怒的公狼咬住二柱的肩头，狼爪乱蹬撕扯着二柱的衣服。二柱被公狼撕扯得衣服稀烂，满身是血。

秀女从雪崖上滚落下来后，掉进了深深的雪窝里。秀女听到雪崖上二柱和公狼搏斗的声音，就拼命地挣扎着往外爬。秀女爬到半截时脚下一滑，就又滚落到雪窝里。秀女当时什么也不想，只有一个念头，就是爬出雪窝，爬上雪崖，帮二柱打死这只公狼。

雪崖高处流下来的雪像雪崩一样铺天盖地瀑布般的倾泻下来，霎时就淹没了秀女。当秀女拼命从雪窝里爬出半个身子时，就听到高高的雪崖上传来了二柱的阵阵惨叫声，在茫茫雪原上回荡。

秀女当时就哭喊了一声：“娃他爹！”

秀女精神彻底崩溃了，觉得自己眼前一黑，又滑落在雪窝里，昏死过去。

第三章

秀女被一个看山的猎人救了。

猎人叫什么名字他自己也不知道,猎人们都喊他黑胡子。

黑胡子长得像黑熊一样人高马大的,黑脸上长满了黑胡子。

那天黑胡子巡山回来赶着一架马拉爬犁驶出松树林往家赶。健壮的黑胡子挥动着鞭子,不时地吆喝着枣红马奔驰。苍茫的皑皑雪原上,马拉爬犁就像一叶扁舟在起伏的雪野上滑行。

黑胡子满脸的雪白霜花,戴着狐狸皮帽子,穿着羊皮袄,大毡筒。拉爬犁的枣红马浑身汗津津的,马头马脸马身全是一层白白的霜花。

黑胡子赶着马爬犁来到雪崖山脚下时,远远地就看到洁白的雪窝里有一只高举的手。那手冻得通红,像一根红萝卜竖在白雪里,格外的耀眼醒目。黑胡子不经意地看到了,发愣的同时有些吃惊。黑胡子揉了揉被白雪耀花的眼睛,仔细又看了一眼。这一眼看得真真切切,于是黑胡子停下了马爬犁。黑胡子走过去的时候,看到那一只手僵硬地举着。黑胡子顺着那高举的手往下看,就看到了昏死在雪窝里的秀女。

黑胡子抬起头,朝雪原上望去。银光闪闪的茫茫雪原上,空寂无人。

黑胡子什么也没想就跳进雪窝里,扒开厚厚的积雪,抱起

冻僵的秀女，一下就把她推出了半人深的雪窝。

于是，秀女就和黑胡子开始有了故事。

黑胡子把秀女抱到马爬犁上，挥动马鞭，朝他的房子奔去。爬犁有了重量，爬犁过后的雪地上就留下了两条深沟，伸向了远方。

黑胡子满脑子想着救人，赶得枣红马飞奔。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当他的马爬犁从一座山梁上冲下来的时候，他的后面不远处是走山串村的货郎瘸子。瘸子看到了前面的黑胡子，喊了一声。黑胡子没有听到，反而马爬犁越来越快地走远了。

瘸子当时就骂了一句：“黑熊货，打到什么好东西了，跑的兔子一样。”

瘸子骂着，就赶着自己的马爬犁在后面紧紧地追来。瘸子本来不想追黑胡子，但看到黑胡子有些异常，就增加了好奇心，在后面跟踪而来。

黑胡子赶着马爬犁来到自己的房子面前。黑胡子的房子是干打垒土房，像一座庙一样孤独地站在雪野上。房子旁边是一间马厩，四面透风。房子的后面站着一棵古老的胡杨树。树叶大部分被风雪刮走，只有几片枯叶在枯树上孤零零地晃动着。一只乌鸦卧在树杈上，呱呱地叫着，显得很萧瑟、荒凉。黑胡子赶着马拉爬犁疾驶过来的时候，乌鸦受了惊吓，呱呱地叫着飞走了。黑胡子吆住枣红马，下了爬犁，扛起冻僵的秀女，一脚踏开房门，进了屋里。

扛着秀女的黑胡子进屋，用脚把门关上，把冻僵的秀女往床上一放，拿起一个木盆就出了门。

秀女昏迷不醒，浑然不觉，紧闭着眼睛躺在屋内的土炕上，她的一只胳膊耷拉在炕沿边上。

一会儿，黑胡子端着满盆白雪回来了。他麻利地脱掉秀女

的毡筒，扔到地上，然后撕扯着秀女破烂的衣服。秀女什么也不知道，死人一样躺在炕上，任由黑胡子摆布。

后来黑胡子告诉她，当黑胡子看到秀女的鲜红的肚兜时，他的手停住了。

后来秀女和黑胡子过日子的时候，黑胡子不好意思地告诉秀女，他当时看到秀女的红肚兜，全身发热，有了些颤抖，眼睛里的红肚兜像火苗在跳动。

秀女和黑胡子不知道，后面跟来的瘸子来到了门口。

瘸子看到屋门紧关着。瘸子来到门口要推门时，听到了屋里传出的响声。瘸子急忙缩回了手，诡秘地笑了笑，蹑手蹑脚地来到窗户旁边，用手把窗户纸捅了个洞，眯着眼睛往里面看。瘸子看得心里扑通扑通狂跳起来，嘴里的口水流了出来。口水流在了衣服上，瘸子都没有感觉。

屋里不太亮，但瘸子还是看得很清楚。

黑胡子把秀女的身子翻侧，一拉秀女脊背上的红肚兜带扣。红兜带就从秀女的白脊背上滑落下来。瘸子看到不太亮的屋里顿时就明亮了起来，秀女的身子就像奶子一样白。瘸子就咽了几口唾沫，心里痒痒的。

黑胡子看着僵硬的秀女胴体侧身躺着一动不动，愣了片刻，就急忙把一床脏被子盖在了秀女的裸身上。黑胡子突然觉得心里热，身上也汗淋淋的。黑胡子就脱了羊皮袄，扔在了炕上。

爬在窗户外面窥视的瘸子看到一个黑黑的东西扔了过来，吓得往后一退，就摔倒在地上。他爬起来，揉了揉摔疼的屁股，一拐一拐地爬上自己的爬犁走了。

瘸子边走边嘟囔：“他娘的黑熊货，怪有艳福的。”

黑胡子没有发现外面的瘸子，心里想着咋救醒这个陌生的

女人。

一束阳光从窗户照在了床上。盖着被子的秀女一动不动躺在明亮的阳光里。

寒从足起，暖从足来。黑胡子是守山人，他知道被冻僵的人只有用雪来救人。

黑胡子跪在地上，抱着秀女的脚用雪不停地搓着。秀女的脚在用雪搓中由白变红。黑胡子搓完了秀女的两只脚后，接着用雪搓秀女的腿。黑胡子搓得很认真，一点一点往上搓。黑胡子黑红的大手在秀女雪白的皮肤上快速地来回搓着，搓得自己满头是汗。

突然，黑胡子的手慢了下来，黑胡子想起当年三爷救自己就是用人身子暖的自己，自己才活了命。可炕上躺的是一个不认识的女人，刚才给她脱衣服的时候，黑胡子就心里怦怦乱跳的难受，现在要去暖她，黑胡子却有些犹豫不定了。

黑胡子看着炕上的秀女，想了很多。刚开始想的是人家是个女人，自己是男人不方便。但看着想着，想着看着，就闪出了一个念头：要是不救活她，自己就不是山里的人，就不是一个男人。不管她，先救活再说，总不能让她死在自己的炕上吧。

黑胡子站了起来，来到桌子前，举起酒坛喝起了酒。酒是为了给自己壮胆，他喝了一口又一口，直喝得自己热血沸腾，满脑子想的就是救人。

喝完酒的黑胡子摇晃着来到床前，几下扒光了自己的衣服，一掀被子钻进了被窝。秀女的眼睛仍然紧闭着，什么也不知道。黑胡子把秀女的双手放在自己的胸膛上，然后紧紧地抱着秀女，用自己的体温暖着冻僵的秀女。

枣红马看着屋门叫着，焦躁地刨着前蹄。土屋门紧关着，枣红马甩动着头叫着，仍没有人出来。枣红马看不到主人，就